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孟子集編卷八

宋 真德秀 撰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

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南軒曰先聖後聖莫非一揆孟子獨舉舜與文王言之者蓋其地相去為最遠而世相去為最久故耳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者聖人之道化行乎天下是所謂得志者也然自今觀之舜與文王所值之時周旋於父子君臣之際者蓋不同矣孟子謂若合符節者何邪蓋道一而已其所以一者天之理也若夫人為則萬殊矣聖人者純乎天理者也純乎天理則其云為注措莫非天之所為而有二乎哉故舜之所以事瞽瞍者是文王所以事王季者也而文王之事紂是舜所以事堯也文王之憂勤是舜無為而治者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何者舜與文王皆天也使其間有一豪不相似則不曰若符節之契矣然舜與文王之所以為天者則抑有道矣堯舜文王生知之聖

也亦必學以成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學也緝熙敬止克宅厥心者文王之學也即其生知之聖而學以成之此其所以為天之無疆也學者讀此章當深究所以一者於此有得則先聖後聖之心可得而識矣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冱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

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

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讐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絶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禄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

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南軒曰此所以深警宣王也若夫在為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有未至我所以事君者可以不自盡乎是當玩孟子三宿出晝之心則庶乎其得之矣○案檀弓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孟子之言蓋本乎此○以上言君臣交盡其道○戰國之君以爵禄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禮其臣亦懐利苟從無復事君之忠故孟子以此深警齊王

也昔魯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云云孟子告齊王即子思之告繆公者也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未嘗有悻悻之心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故曰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從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南軒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謂其事雖本是禮義而施之不當一過其則則為非禮義矣故程子曰恭本為禮過於恭是

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於與是非義之義矣推是類可見矣蓋禮義本於天而著於人心各有其則而不可過乃天下之公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一以已意加之則是私情而已故其事雖以禮義而君子謂之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絶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南軒曰此所謂中者以德言才者以質言惟有德者為能涵養性情而無過不及之患故謂之中而其倚於一偏不能自正者則謂之不中資質美茂如忠厚剛毅明敏之

類則謂之才而其資質不美以陷於刻薄柔懦愚暗之流則謂之不才父兄之於子弟也見其不中不才則當思所以教之教之之道莫如養之養之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雷風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之所以養其子弟當若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而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此皆養之之方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大人者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赤子之心不可盡謂已發亦有未發處○案呂氏以赤子之心為未發程子為已發而未遠乎道○南軒曰赤子之心無聲色臭味之誘無智巧詐偽之私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

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値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摇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値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饜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

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南軒曰學貴於自得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已自得而後為已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之所能與非聰明智力之所可及故曰自得深造之以道者言其涵泳之深也工夫篤至而後能有得不然則為臆度而已非自得也臆度者猶在此而想彼自得則此便是彼更無二也蓋所得未真實則中心必有歉然不安者自得則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得而易故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乎此而所進日深矣資者憑藉據依之謂蓋居之既安則自得之味愈無窮也故曰資之深資之深則萬事素定乎此事至物來隨而應之周流運用無非大端之所存故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於是重言之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其示人至矣夫未之有得則何所居無所居則又何所資而取哉故自得其本也然欲其自得則有道矣非深造之以道不可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

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南軒曰天下之理常存於至約然求約有道其惟博學而詳說跡稽之前古攷之當今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朝夕從事而學焉所謂博也極天下之理講明問辨而不置焉所謂詳也博學詳說則心廣義精而所謂約者可得於言意之表矣故吾之博學詳說是將以反之於巳而說約也學不博說不詳而曰我知約者是特陋而巳矣若博學詳說而志不在於求約則是外馳其心務廣而貪多耳非所謂學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服人者欲其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

以不當也○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

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以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又家語孔子觀於東流之水一段亦當參觀古今同此水也然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推之而明為學之有本今人之凡觀於水者其亦知此乎此格物致知所當察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

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强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豪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便渾然都是仁義○問云云若學者須是行仁義始得曰這便如三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即恁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

須以由仁義行爲準的方得○或言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利之分曰豈不見上有舜字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爲仁爲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不是好底知仁之爲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爲利矣○南軒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行仁義猶爲二物也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履無非是矣若舜者可謂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皆爲未盡也○人之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爲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是即禽獸也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耳若大舜之聖則明乎物之所以爲人之所以爲人不待於存而自存蓋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所謂生知安行從容中道者是也由仁義行則身與理一行仁義則身與理二然未至於舜則

所以行仁義者正所當勉也行而久久而熟熟而安則與由而行者亦豈異哉行義○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踈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禹也湯也

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南軒曰於是四者而窺四聖人之心則可見其運而不息化而不滯其天地之心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

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賛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

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

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南軒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亦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息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乎存養存之有素則其理不昧養之有素則物莫能奪夫然故當事幾之來有以處之而得其當也孟子於齊餽兼金不受其於宋疑不可受而受蓋以其無處而餽之則為傷廉故耳孔子於公西華之使冉子為其請粟疑可與也而不與蓋以周急不繼富而與之則傷惠故耳至於比干諫而死箕子疑亦可死也而陽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則為傷勇故也然在賢者則於可不可之間能擇而處之在聖人則動無非義更不言擇矣雖然取之為傷廉固也然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蓋所謂惠與勇者以其義之所在故耳若義所不在雖似惠似勇而反害於惠勇之實且於所不當然而然則於其所當然者廢矣豈不為有害乎

○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逄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逄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簒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

特以取友而言耳○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汚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齋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

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皆去聲○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治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程子曰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為智或入於巧偽而老莊之徒遂欲棄智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

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南軒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鑿者以人為為之也無是理而強為之故謂之鑿鑿則失性失其性則不可推而行無所利矣此所以惡夫智也是蓋以其私智為智而非所謂智矣蓋就下者水之性也水之性非禹之所得為禹能知而順之非智乎事事物物其理之素具者皆若水之就下然也智者之於事物皆若禹之於水則智不亦大矣乎所謂行其所無事也謂由其所當然未嘗致纖豪之力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而其故皆可得而求蓋莫非循自然之理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亦可坐而致也而況他乎故夫上世聖人所以建立人紀裁成萬化其事業為無窮然在聖人亦何加豪末於此皆天下之性所當然而聖人特以利之耳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

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

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

按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予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此所謂存心與存其心不同只是處心又曰所以異於人以其處心與人不同○問自反而忠之忠曰忠者盡己也仁禮無一豪不盡○我由未免為鄉人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不得不勇○南軒曰其欲如舜者非慕夫舜之事功也欲如舜之盡其道為難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言舜為人倫之至也其憂不如舜者豈

但憂之而已哉求所以則而傚之者惟恐不及也故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篇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今有同室之人鬬

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顔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楊氏曰君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手胝足不以為病君子不以為過顔淵在陋巷飯疏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者也顔淵閉戶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顔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南軒曰禹稷顔子之心一也心之所為一者天理之所存而無意必固我加乎其間當其可而已此之謂時中又曰顔子未見施為而遽比之禹稷不亦過乎曰禹稷之事

功果何所自乎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所謂事功在聖賢夫何有哉惟其時而已矣然而孟子歷聘諸國皇皇然以行道為已任有與乎顏子之為何哉方是時異端並作人欲橫流世無孔子孟子烏得不以行道自任予亦曰顏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

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戮羞辱也很忿戾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此章言父子不責善之諫父已見前幾諫等章父之不教子獨見於此然則子有未善一付之師友而反不問焉可乎曰父未嘗不教子也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以學詩學禮此非教而何特不深責以善耳然君子之教以身不以言故公明儀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儀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儀曰安敢不學儀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儀說之學而未能儀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儀說之學而未能儀見夫子之居朝廷嚴儀

說之學而未能儀安敢不學而居君子之門乎古之君子其以身教也如此豈必諄諄然命之而後謂之教邪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未出於正此正以言教不以身教之罪也說苑曰父母正則子孫孝慈孔子家兒不識怒曾子家兒不識罵為人父者其可不知此義邪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南軒曰常人之私情樂聞人之過

責人惟恐不深而不復察其理君子恕以待人油然公平各以其分而是非無不得矣匡章之事亦可謂處乎其不幸者也衆人皆歸之以不孝之名而孟子獨明其不然者察於理故耳蓋諫於其父而父不受以至於怒而屏之以君子之法論之章特未知夫有隱而無犯與大號泣而從者其婉愉委曲為如何非致其深愛者不能也章之諫也毋乃不能察其親之意而或過於辭色歟是以為責善而賊恩也夫至於責善而賊恩則非惟不能正救其事而反以傷其父子之天性其所處固不為無過然謂之不孝則抑甚矣蓋章本心亦庶幾欲其父之為善耳而處之或過反以致其怒而章子又以為既得罪於父則已亦不當安夫妻子之養則從而黜屏其妻子謂不若是則已之罪益大也其深自咎責之意可見矣夫察章之事既異乎世俗之所謂不孝而原章之心則又以得罪於父為不遑安則章亦庶幾其可進於善者而豈當棄絕於君子之門哉若章得罪於父而

不知懼則是以忿戾之氣行乎其間而可罪矣然則君子之觀人也豈苟云乎哉夫齊國之士皆以仲子為廉通國皆稱匡章為不孝而孟子獨明其不然世俗之毀譽如無本之水非君子孰能察之○案孟子論人物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之類已散見諸篇若仲子事合見出處篇匡章事亦合在父子篇以其察世俗之毀譽而斷之以至公之理深得論人之法故備載焉若荀揚以下評論人物未必皆當故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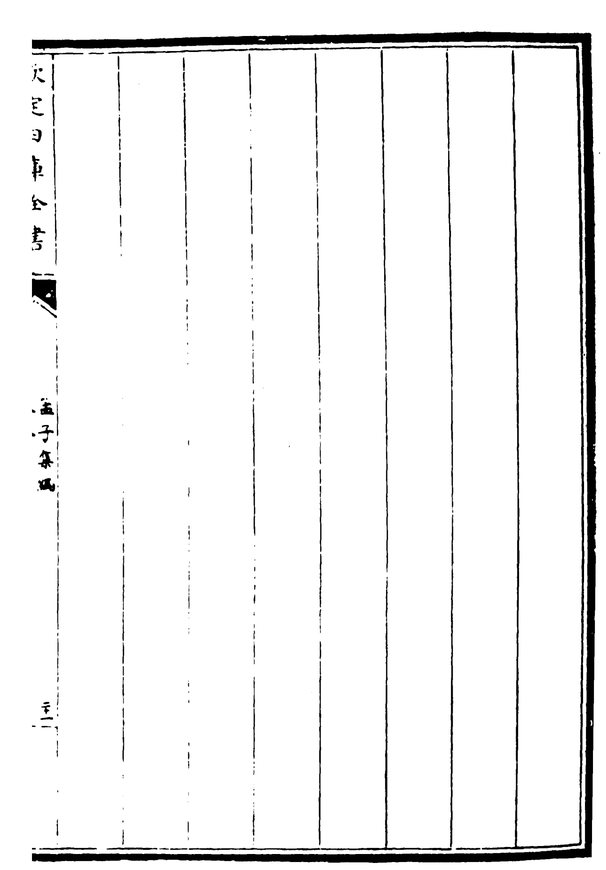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

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

[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瞷古莧反○儲子齊人也]

[瞷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

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易墦音燔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塜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集編卷八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蔣膽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集編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seal]

孟子集編卷九

宋 真德秀 撰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於親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

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恝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

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悦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

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而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孟子可謂知舜之心矣蓋窮天下之可欲皆外物也聖人視之如浮雲然得喪去來不以介意惟不順於父母則以為已之大罪而不敢自怨人知舜怨之為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為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五十始衰禮所謂不致毀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焉聖人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也揚雄亦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行義○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

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

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案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

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

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象欲殺舜之迹甚明在舜豈不知之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豪芥蔕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猜防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以帝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殺舜之理故以孟子為疑不知孟子特論大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行義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

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庳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

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亞子言象雖封為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我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

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象之惡而不與之以富貴亦不以私恩廢公義故使之不得有爲於其國以暴其民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衍義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

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

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

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為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聲○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

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齋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荅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

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

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

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攷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

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

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

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氏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案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

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

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問集注中說曾點有樂此終身之語如何曰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

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犨○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不悅不樂

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案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問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南軒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聖人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存也○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而賢必能舉遠臣之賢者遠臣而賢亦必有近臣之賢者以舉之故觀其所舉之賢否則近臣之為人可知觀舉者之賢否則遠臣之為人可知行義

○萬章問曰或曰

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

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

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集編卷九

孟子集編卷十

宋 真德秀 撰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横去聲朝音潮○横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

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寛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

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鍾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

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鍾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倪寛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

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

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内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

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案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案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故不可一二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

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祕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

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蔬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

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孟子謂自天子至大夫皆有友賢之義然知友賢而未知用賢則猶未也蓋位者天位所以處賢者也職者天職所以命賢者也祿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也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必如堯之於舜然後為盡友賢之道矣夫貴貴尊賢其理本一然戰國之世人但知貴貴而不復知尊賢故孟子歷叙友賢之事而終欲以堯舜為法也衍義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

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語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耶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

餽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愍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

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攷姑闕之可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

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

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

案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南軒曰讀孟子此章所以荅萬章者反復曲折可謂義之精矣問交際何心則曰恭蓋交際之道主乎恭也問卻之何以為不恭則以為尊者有賜若念其取之義與不義而後受則非所以敬事乎其尊者也吾知不虛其賜我之意而已豈暇問其所自哉若夫萬章之說以心卻之而以他辭無受則是乃不恭之心而辭何為乎然而其受也必交以道而接以禮使交之不以道而接之不以禮則固有所不受矣於齊餽兼金百鎰而不受是亦尊者之賜也然未有辭則是貸我而已其交也固非道其接也固非禮此所謂不受也蓋亦非為其取之不義之故初亦無害乎交際之恭也萬章於此有疑焉謂有人於此禦人以兵而得貨然交以道餽以禮則君子固亦受與孟子謂禦人而奪貨者此所謂大憝有國者之所必禁不待教令而誅者三代之法同不必設辭而可知者居今之世其法為甚若奈何而可受其餽乎萬章謂既以為

不可則今之諸侯以非道取民與此何異而君子以善其禮際而受之可乎孟子謂事固有輕重若以為有王者作將不待教而盡誅今之諸侯乎抑亦教而不改而後誅之也以理論之則必待教而不改然後誅之明矣然則其可與不待教而誅者同日而語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為盜者蓋充夫非其有而取之之類以極義之所在而比之為盜則可若便以為與禦人奪貨之盜同罪則豈可哉大抵聖賢因汙隆而起變化辭受取與皆天下正理過與不及為失其正理則均也魯之習俗必獵較而後以祭孔子仕於魯亦不違也而況於受其賜乎萬章聞是言則又疑孔子之仕所事者道而何獵較為也孟子以為孔子於宗廟之祭先簿正其祭器立之彝典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蓋四方之食非簿正之常典也然於獵較而供祭之事猶有所未廢蓋由簿正之事而正之其施設則有次第矣而萬章以為既不能遂盡正之則曷為不遂去孟子謂為之兆也為之兆者正本

開端而為可繼也聖人之為如天地之化不疾不徐雖曰為之兆而化育之大體已具矣在他人緩則失時速則反害蓋非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是以無序而不和也兆足以行而不行者蓋以其兆固可繼此以行而有所不得行焉則命也夫然後去之故亦未嘗有三年之淹焉其先後遲速皆天理也此所謂聖之時者歟於是遂論孔子之仕有三焉行可之仕謂其兆可以行者也際可之仕謂遇聖人以禮者也公養之仕謂養聖人以道者也遇以禮而養以道者聖人亦豈得而絕之乎讀是章者涵泳而精思之亦可以窺聖賢之用而知辭受取與之方也○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饋養者為貧者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處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以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以出

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南軒曰此章言為貧而仕之義夫仕者豈為貧乎哉蓋將以行道也而亦有為貧而仕者焉是猶娶妻本為繼嗣非為養也而亦有為養而娶者焉然則為貧而仕與為養而娶是亦皆義也雖然既曰為貧矣則不當處夫尊與富居於卑與貧者可也若處其尊與富則是名為為貧而其實竊位也處其尊與富則當任其責此豈為貧之地哉是則非義矣故抱關擊柝亦以為宜者本為貧故也孔子嘗為委吏嘗為乘田矣聖人篤誠雖居下位必敬其事曰會計當而已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以其職在乎是而不越也蓋位卑者言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然則高位厚祿非所以養貧也後世不明此義假為貧之

名安享寵利而恬然曾不以為愧此可勝罪哉必不得已為貧而仕其以抱關擊柝之為宜則可矣嗟夫觀夫子為委吏而曰會計當而已矣為乘田而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則夫子得政於天下其所當為者如何哉事有小大而心則一也亦曰止其所而已矣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

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

公愧悟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聲○能養能舉悦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南軒曰萬章所謂託於

諸侯蓋以為士雖不得行其道而託祿於諸侯以自養宜若可也而孟子以為非禮以其無是理故也然周之則可以受周之與賜所以異者蓋居其國則為其民君以其飢餓而餽焉受斯可也若欲以自託而虛享其祿賜則於義何居乎名不正則失其序而不和故孔子論之至於禮樂不興而民無所措手足君子之於禮樂不斯須去身者其動未嘗不當名正而言順故也曰不敢者以其無常職而受賜陷於不恭故不敢也雖然此士之所以自處者當然也在國君之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故舉子思之事以告之夫子思受繆公之餽者周之而受之之義也至於餽之之久而僕僕然亟拜則是徒為餽而已徒為餽則與養犬馬之道何異烏有君子而受其犬馬之畜者乎故及其久也則再拜稽首而不受蓋繆公雖有悅賢之名不能舉而用又不能以禮養之也賢者其肯處乎其以禮養者繼肉是也蓋不敢以是而數屢之故使繼之而已雖然此及乎養之之禮而未

及乎舉之之道也若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而養道之盡也事之以九男女之以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而養之於畎畝之中惟恐不得當其意一旦舉而加諸上位如是而後可以謂之王公之尊賢也孟子每以堯舜之事為言者語道者必稽諸聖人所以示萬世之準的蓋聖人人倫之至故也嗟乎為士者於辭受之際可不思夫名正而言順者乎為君者之待士又何可不深思所以養之之道乎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為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

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

而況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

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南軒曰禮義人性之所有譬之路與門有足者皆可以由可以出入也而君子獨能之者衆人迷於物欲君子存其良心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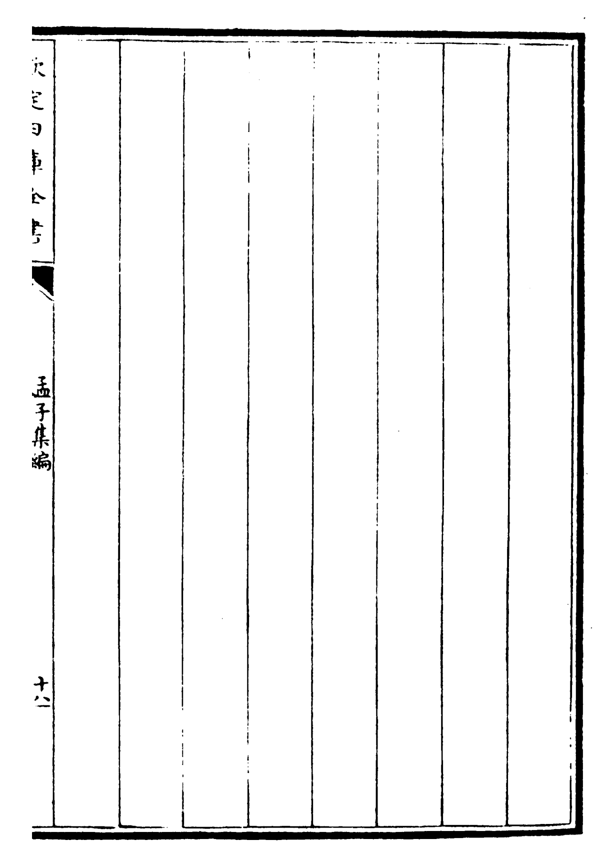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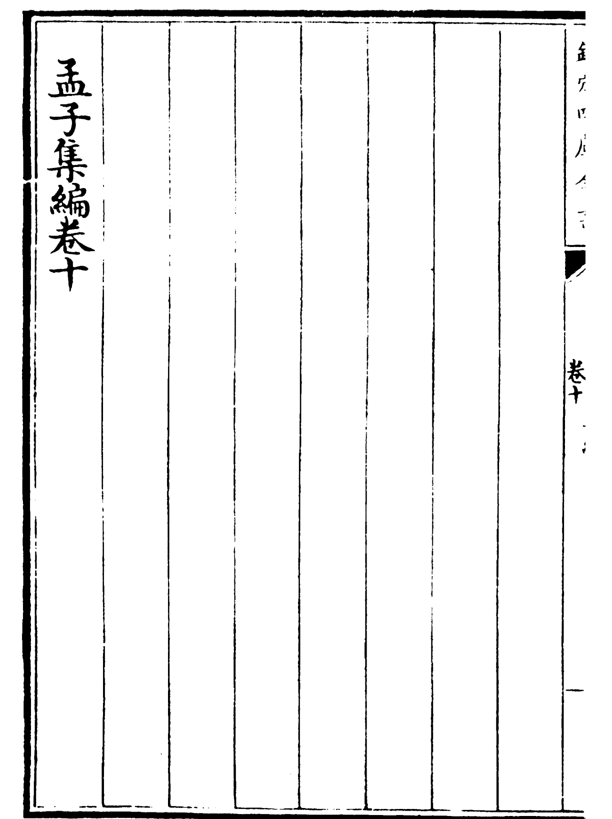
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巳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攷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

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

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曰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若異姓不合則可去蓋君臣以義合故也○愚案貴戚易位之說非後世所得行君有大過惟當反覆極言如屈平劉向之為爾平諫懷王不聽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亡可奈何而後已可謂忠矣然忿而沈淵則過也致堂胡氏嘗論之曰世謂屈原劉向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於後世未易以優劣判以愚觀之向蓋優於原也向歷事三帝前經恭顯擅朝後值王鳳專政殺戮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譏刺懇懇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信有孚周身無闕故耶原則褊介悻直揭揭然衆邪之中上忤君心下取衆疾昧於不可則止之道怨刺強聒無所容身

懐沙赴流智斯下矣胡氏之論向甚當然於平則貶之太過必如朱子曰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然後為當其實爾又同姓之卿雖無可去之義若其君有大惡而不可諫易位之事又不得行宗社將危豈容坐待則微子去之有明義存焉其惡雖未如紂然非可事之君義不當食其禄則魯之叔肹可以為法春秋宣十有七年公弟叔肹卒穀梁傳曰叔肹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春秋貴之因時制義初無定在也○又案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爾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於張林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





孟子集編卷十

孟子集編卷十一

宋 真德秀 撰

告子章句上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巵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

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南軒曰有太極則有兩儀故立天之道曰隂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性之所有而萬善之宗也人之有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取之也若逆乎仁義則為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杞柳為喻其言曰以人性為仁義則失之甚矣蓋仁義性也而曰以人性為仁義則性別為一物以人為矯揉而為仁義其失豈不甚乎○或謂杞柳之可為桮棬亦性也朱子曰杞柳之性固可以為桮棬然須斬伐裁截矯揉而後可成故孟子曰戕賊杞柳而後可以為桮棬若杞柳可為而梗楠不可為又是第一重義理不當引以為說○愚案程子曰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

朋馬理不可也或人之說蓋本於此然杞柳之為桮棬尚須人力仁義之性本於自然不待着力此朱子所以不取之也其義精矣○行義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强為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吁何其昧於理之甚耶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固有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其長也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强勉矯拂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矣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波流瀠廻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

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或問告子楊子之說如何曰告子以為性無善惡揚子以為性有善惡其言雖同而所以言則亦不無少異也○告子杞柳之喻既為孟子所

闢則又小變其說而取喻於湍水蓋前說專指人性為惡至是又謂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而借水以明之不知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之過顙激之在山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也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然其所以然者往往有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以為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斯言盡之矣衍義○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案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有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人物之生天賦

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杓取只得一杓碗取只得一碗至於一桶一缸各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物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邪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邪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與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

得許多道理過故無不通雖有氣質昏底亦可克治使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道理不過以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見若戕賊之便枯瘁不悅懌亦似有知者○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犬牛異此兩處似欠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直是分曉直截却於此似未甚察○問氣有清濁而理則同如何曰理如寶珠在聖賢則如置在清水中其光輝自然發見在愚不肖則如置在濁水中須是澄去泥沙則光輝方可見至如萬物亦有此理只爲氣昏塞如置寶珠於濁泥中不復可見○生之謂氣生之理謂

性○孟子以理言性告子以氣言性○問告子云云曰合下便是錯了他只是說生來精神魂魄凡動用處是性正如禪家說作用是性只說得箇形而下者故孟子闢之○釋氏云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捉若執刀妄亂殺人亦可謂性乎龜山舉龎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以此徐行後長不知徐行後長方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為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即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耶○告子說生之謂性二程都說他說得是只下面接得不是若如此說却如釋氏言作用是性乃是說氣質之性非性善之性○葉程子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蓋不以生之謂性為非○故朱子云云其義益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

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案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

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嗜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飲食男女固出於性然告子以生為性則以性為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佛者之言以

作用為性義理為障者相類然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者使誠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察之矣○告子不知理之為性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為未喻已之意也則又於生之謂性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莫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向各為一說以與之辯而不察其所以失之端獨在於此是以其說雖多而迄無一定之論也○告子只知有人心不知有道心故有食色性也及義外之問○南軒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今告子乃舉物而遺其則是固出於性

無分於善不善之論也其説行則天理不明而人欲莫之過矣至於仁内義外之説其失又甚焉彼以為長之在人如白之在彼曽不知白之為色一定而不變而長之所宜則隨事而不同也若一槩而論則馬之長將亦無以異於人之長而可乎長雖在彼而長之者在我蓋長之之理素具於此非因彼而有也有是性則具是理其輕重親踈小大逺近之宜固森然於秉彛之中而不可亂事物至於前者雖萬有不同而有物必有則泛應曲酬各得其當皆吾素有之義而非外取之此天所命也惟夫昧於天命而以天下之公理為有我之得私而始有義外之説孟子告之曰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使知夫長之之謂義則知義之非外矣而告子猶惑焉謂愛吾弟而不愛秦人之弟是以我為悦故曰仁内也長吾長而亦長楚人之長是以長為悦故曰義外也曽不知所以長之者非在我而何出哉故孟子復以耆炙喻之同為炙也而所以耆之則在我然則以其在彼

之同而謂耆炙之為外可乎雖然長我之長義也長楚人之長亦義也長則同而待吾兄與待楚人固有間矣其分之殊豈人之所能為哉觀告子義外之說固為不知義矣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為仁者哉彼徒以愛為仁而不知愛之施有差等固義之所存也徒以長為義而不知所以長之者固仁之體也不知仁義而以論性宜乎莫適其指歸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荅而季

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都子不能荅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賔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荅大指畧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

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南軒曰季子不知性故於義內之說有疑焉公都子荅以行吾敬故謂之內亦未為失也蓋敬之所施各有攸當是乃義也然公都子未能本於性而論故聞季子先酌鄉人之論則無以對之蓋庸敬於兄義也以鄉人之長酌而先之亦義也可敬雖在彼而敬之者在我故孟子以弟為尸為比夫兄之當敬鄉人之酌當先與夫為尸者之當敬皆其理之素定而不易者也然則其為在內也明矣而季子猶惑焉蓋以叔父與弟為在外而不知其義之存於內內外之本一也公都子蓋有發於孟子之言故以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譬之蓋冬之飲必湯夏之飲必水是乃義也而豈外乎哉○公都子

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為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蘓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

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始此衆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

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彞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案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

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攷之程子為密盖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非惟無不善并善亦無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果何物○性既善才亦可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非是才如是乃是我使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問孟子言情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汙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或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不能盡其才謂發得畧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論情可謂善因曰李翶論復性則是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不自知○理醇而氣雜理精一故醇氣粗故雜○胡氏說性不可以善言本

然之性其尊無對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賛歎之辭某嘗辨之本然之性固渾然至善無惡可對此天之賦予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行得善者即本然之性豈可謂善者非本然之性乎若如其言有本然之性又有善惡相對之性則是有兩性矣其得於天者此性也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行得善底便有箇不善底所以善惡須着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裏與之為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於惡爾然文定之說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摠老摠極聦明龜山嘗問孟子道性善是否摠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摠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摠之言本未有病盖本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父子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來既以善為賛歎之辭便是性本善矣若非性善何賛歎之有二蘇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

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辨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也故耳若火不能焚物何能熟蘇氏論性自堯舜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且繼之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更不看道理只認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知言之論性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問知言萬事萬物性之質也如何曰此未有害最是好惡性也大錯○五峯言天命不圓於善不可以人欲對天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相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為盛衰且謂天命不圓於物可也謂其不圓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為有善惡故有好惡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峯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

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之說如何先生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為體如五峯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無禮智與無智皆是性非小失也性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可乎若如此則是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矣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為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白雲郭氏言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先生謂極本窮源之善與善惡末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不同耳蓋未發之前只有此善而其發為善惡之善者亦此善也既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其所謂善者即極本窮源之發耳○南軒張氏曰善者性也能為善者才也○公都子學於告子者也故以性善為非而設三者之說以闢孟子孟子不與之辯

獨以性之發見者言之蓋所謂性者仁義禮智而已然未發之前無眹兆之可見惟感物而動為惻隱為羞惡為恭敬為是非然後性之本可識蓋四者情也而其本則性也由其性之善故發而為情亦善因情之善而性之善可知矣夫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是豈才之罪哉陷溺使然也夫四者之心所以人人皆有者由其具仁義禮智之性故也鑠者以火銷金之名火之銷金由外以至內也性則我所固有非自外來獨患夫人之弗思弗求耳衍義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

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

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知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集義呂氏曰我心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茍無私意我心即天心○謝氏曰嘗問伊川先生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先生曰此一句淺不如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最親切有滋味云云見前○又云理只是事物當然底道理義是事之合宜處○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

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蘖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

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

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而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問旦晝不梏亡則是養得這夜氣清明曰不是靠氣為主蓋要此氣養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盛則仁

義之心亦完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孟子此段首尾正為良心設人多將夜氣便做良心說非也蓋言夜氣至清足以存得此良心耳平旦之氣亦清亦以存吾良心故其好惡之公猶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至旦晝所為則梏亡之矣所謂梏者人多謂梏亡其夜氣亦非也謂旦晝之為能梏亡其良心也○問平旦之氣先生曰氣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旦晝之所為有以汩亂其氣則良心為之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復生長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歇則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亦不能清矣○氣與理本相依旦晝所為不害於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間梏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旦亦然旦晝應事接物亦莫不然○梏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動○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

夜之息雨露之潤○問夜氣曰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却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不可苟熟讀深思道理自見○惟其神明不測所以有出入惟其能出入所以神明不測○范純夫之女謂心豈有出入程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是否曰此一段說正要人看孟子舉孔子之言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別有說伊川言純夫女却能識心心却易識只是不識孟子之意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心不在只是兀然守在這裏忽有事至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未應接時如何曰只是戒慎恐懼而已又曰只要提他醒便是操○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存亡出入一章乃是正說心之體以其妙不測如此非獨能安靜純一亦能周流變化學者須是着力

照管豈專為其已放者而言耶今專指其安靜純一者為良心則於其體用有不周矣○又曰自寂然不動以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非此心之妙○南軒曰日夜之所息者蓋人雖終日汩汩於物欲然亦有休息之時也程子曰息有二義訓休息亦訓生息所以生也心非有出入因操舍而言也操則在此舍則不存焉矣以其在此則謂之入可也以其不存焉則謂之出可也○又曰涪川譙定從伊川學以其所見作牧牛圖如非禮勿視則牛眼白非禮勿聽則牛耳白非禮勿言則口白非禮勿動然後身白藉溪得其圖以寄猶子大原張於書室一日劉翁夫人見之指心曰只這裏轉了後那得許多事○案此可與范太史女論心一段參觀○孟子之言以旦晝為主而朱子推衍其義謂當無時而不用力則旦也晝也夜也皆兢業自持之時其功益精密矣愚嘗推衍朱子之說為夜氣之箴有曰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

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物俱間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笫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寘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愚謂物欲之害夜為最甚故其說以夜為本若異於孟子朱子者然亦未嘗不互相發也衍義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

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

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薫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踈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能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

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

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

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如字〇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〇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〇南軒曰二者不可得兼言權其輕重而取舍之也夫樂生而惡死人之常情賢者亦豈與人異哉而有至於舍生而取義者非真知義之重於生其能然乎其舍生取義猶飢之食渴之飲亦為其所當然而已故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所欲謂禮義所惡謂非禮義也所惡如是乃為得性情之正若但知樂生惡死而已則凡可以求生可以辟患者無所不為

天理滅而流於人欲之歸矣又曰嗟爾而不受蹴爾而不屑此其羞惡之心也人之窮困其欲未肆故其端尚在至於為萬鍾所動則有不復顧者矣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人能深味斯言而得其旨則亦可見外物之無足慕矣○又曰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天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仁是無形迹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皆是放了又曰仁是本心之德存得此心便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本心常存耳○孟

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

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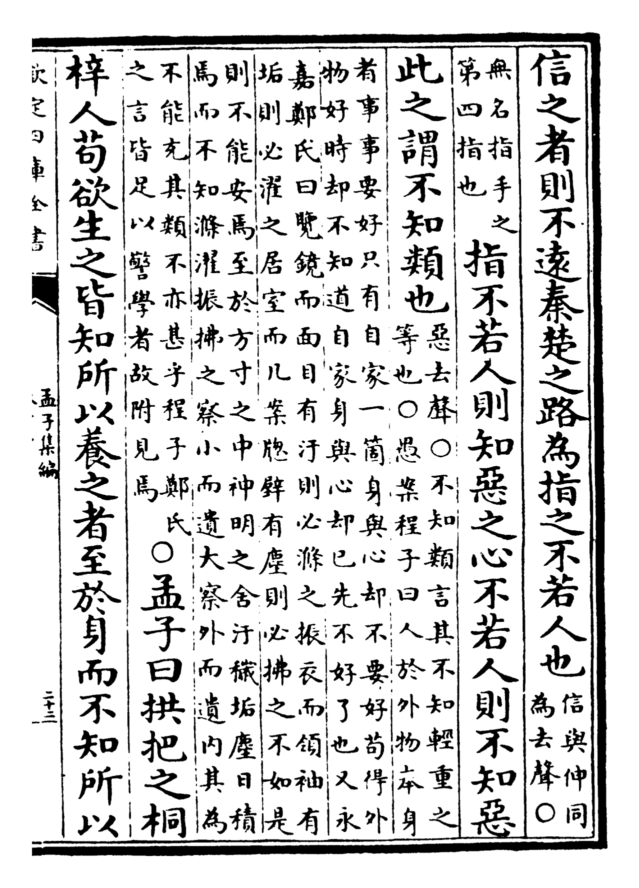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

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之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義者人所當行之路雖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世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正猶病風喪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豈不可哀也哉雞犬至輕也放則知求之人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汩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人路並言而終獨諄諄於放心之知求能求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失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衍義○孟

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



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愚案程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又永嘉鄭氏曰覽鏡而面目有汙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牕壁有塵則必拂之不如是則不能安焉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汙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為不能充其類不亦甚乎程子鄭氏之言皆足以警學者故附見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

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南軒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然所以養之者則有道矣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於動作起居聲氣容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焉所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而知所以養則自拱把至於合抱可以馴致於身而知所以養則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耳曰弗思甚也蓋思之則知身之為貴而不可以失其養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一木之弗若矣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

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

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飢渴飲食是亦理也人所為賤之者為其但知口腹之養而失其大者耳如使飲食之人而不失其大者則口腹豈但為養其尺寸之膚固亦理義之所存也故失其大者則役於血氣而為人欲先立乎其大者則本諸天命而皆至理人欲流則口腹之須何有窮極此人之所以違禽獸不遠也天理明則一飲一食之間亦莫不有則焉此人之所以成身而通乎天地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與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

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南軒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已非有所為而為之人爵從之者言其理則然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夫有一豪要人爵之心則有害於天爵其脩之也亦慕其名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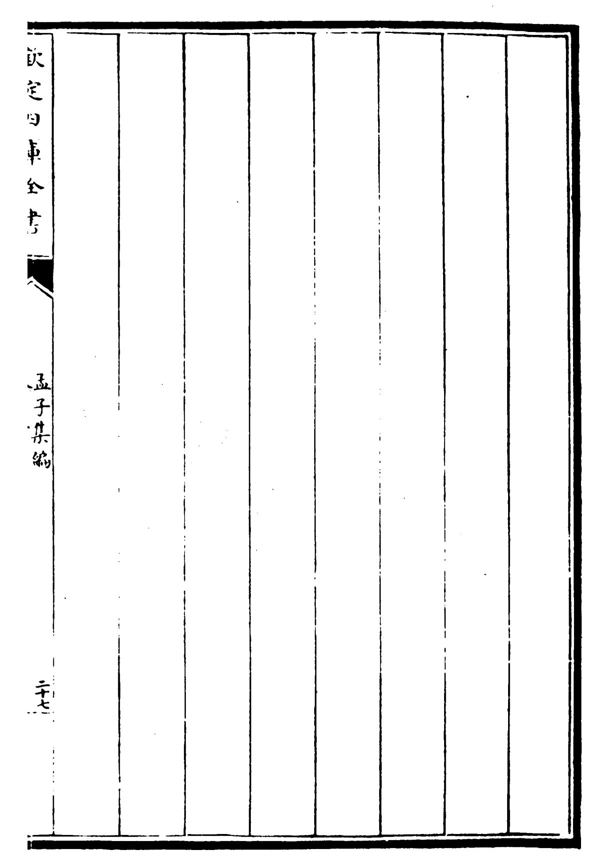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貴於已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禄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

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以正勝邪須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南軒曰此為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仁與不仁特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欲分焉天理存則人欲消固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貴於久而勿舍若一暴而十寒倏得而復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哉學者觀於此其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寖明則人欲寖消矣及其至也純是天理以水勝火不其然乎

○孟子曰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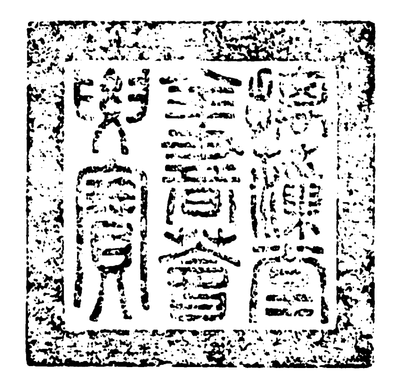
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南軒曰此勉學者為仁貴乎有成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也然為之而不至則未可謂成人況於乍明乍暗若存若亡無篤實悠久之功則終亦必亡而已矣云云未至於顏子之地皆未可語夫熟○孟子曰羿之敎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

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南軒曰彀者弩張向的處也射者期於中鵠也然羿之教人使志於彀鵠在彼而彀在此心存乎此雖不中不遠矣學者學為聖賢也聖賢曷為而可至哉求之吾身而已求之吾身其則蓋不遠心之所同然者人所固有也學者亦存此而已存乎此則聖賢之門牆可漸而入也規矩所以為方員也大匠誨人使之用規矩而已至於巧則非大匠之所能誨存乎其人焉然巧固不外乎規矩也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自灑埽應對至於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猶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者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灑埽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此章所舉二端教人者與受教於人者皆不可以不知





孟子集編卷十一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録監生臣陳棨